

理想国

imaginist

千鏡

Mirrors: Stories of Almost Everyone

张伟劼 译 索飒 导读

[乌拉圭]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著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作者，被誉为“拉丁美洲的声音”
在他那天马行空的浮想念头里，隐藏着一个反体制的精灵

照出你 看不见的 世界史

镜子里装满了人。不为人所见的人，望着我们。被人遗忘的人，记着我们。
我们看到自己，也看到了他们。我们离去时，他们是否也会离去？

[乌拉圭]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著

张伟劼 译 索飒 导读

镜子

Mirrors
Stories of Almost Everyone

照出你
看不见的
世界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ESPEJOS: UNA HISTORIA CASI UNIVERSAL

EDUARDO GALEANO

Copyright © 2009, 2010 BY Eduardo Galean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usan Bergholz Literary Servic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Beijing BBT Publishing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 / (乌拉圭) 加莱亚诺著；张伟劼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1（2013.5重印）

ISBN 978-7-5495-2466-2

I. ①镜… II. ①加… ②张… III. ①世界史—通俗读物

IV.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437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 邮政编码：256401

开本：787mm × 1092mm 1/32

印张：16.25 字数：347千字 图片：32幅

2012年11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2次印刷

定价：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重构世界史：《镜子》及加莱亚诺

索 飒

I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作品的第一层磁力来自他的语言。

作家确在语言的城池内恣意施展身手，但这位乌拉圭作家似乎生性不守规矩，就像他的一部作品题目所示：《四脚朝天——教你颠倒看世界》（*Patas arriba: Escuela del mundo al revés*）。

在加莱亚诺那些一反常规的词藻表达、浑然天成的警句比喻、天马行空的浮想念头里，隐藏着一个“反体制”的精灵。语言只是血肉，骨子里是思想。

曾被右翼军人独裁政府逼迫流亡国外十余年之久的加莱亚诺，少年时在课堂里遭受过第一次“驱逐”：当女教师讲解西班牙殖民者巴尔沃阿登上巴拿马一座山峰后成为同时看见大西洋、太平洋两大洋的第一人时，加莱亚诺举手发问：“老师小姐，当时印第安人都是瞎子吗？”“出去！”

也许造化在一些人的精血里植下了反抗的髓质，但真正锻造人品性的，还是历史。

曾有人质疑“反体制”的表达，似乎反体制不啻于无政府主义。回答这种质疑的方法，不是在理论和词语中周旋，而是面对严峻的历史和现实。

加莱亚诺转述有位长期在巴西丛林生活的西班牙神父对他说的话：“确实，教会人们捕鱼比给人们分发小鱼做礼物更好，但是，如果河流被投了毒或被出卖给了别人，那么教人打渔又有什么用呢？”

寓意中，被投毒和出卖的河流就是我们所言及的政治—文化含义上的“体制”：在“问题”的背后有一个比一个更大的“问题”。

人若非直接感受生存威胁，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习惯和适应环境；而压迫人的“体制”，经过近千年谋划、数世纪演练，已经炉火纯青，压力可达千钧，精密细于发丝，可张可弛，以恐吓、欺骗、利诱逼迫人就范。

地球上延续至今的这张大网始自排斥他人的选民观念，经过了金融意识、资本成型、战争贸易、殖民体系、种族主义、官僚制度、现代媒体，至今密织不破。

但是，这张大网也遭受过一次次巨浪的冲击。拉丁美洲是冲击的一角，一浪浪的接续造就了一种反体制文化，成为与体制较量的对头。拉丁美洲是一块深受体制之害的大陆，大地被改变了面貌，人口被置换了肤色、宗教、语言，还有被强加的政治制度、

经济结构、被阉割的文化。五百年前，非人制度首先在这块土地上落地生根，五百年后依然魅影重重。但是，“反体制”的斗争从来没有止息。“60年代”、“五百周年”和近年的印第安—左翼政治运动，是半个世纪以来的几次大潮。

1959年的古巴革命承接20世纪初开始的传统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抛弃官职、走进丛林、实践国际主义的举动，给面临异化危机的革命指出了一种突破的可能。“60年代”的拉丁美洲，并非“五月革命”的法国和“反文化”的美国，但高潮迭起的人民运动折射出有别于传统革命的反体制精神。“依附理论”提出对现存世界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质疑，加莱亚诺最雄辩的作品《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可以视为对这一理论的文学式展开。“解放神学”从历史与拯救并行不悖的角度颠覆天主教会的虚伪和思辨神学的脆弱，为正义斗争加冕“希望”的永恒光环。巴西民众教育家巴勃罗·弗莱雷(Pablo Freire)倡导“解放教育学”，提出人接受“教育”的过程必须是对自身处境的“觉悟”过程，否则，脱盲即重新落入体制的圈套。

直至“秩序”井然的20世纪末，在墨西哥的东南山区居然还能杀出一支革陈出新的当代游击队。游击队的主体是“失踪”归来的印第安人，他们的代言人副司令马科斯，如加莱亚诺一样，浑身带刺，在协同印第安人造反的间隙，读诗、上网，给加莱亚诺写信。

这是一种孕育着反体制精神的人民，尽管他们看起来势单力薄，面对着顽固的后殖民环境和强大的中产阶级。使这一精神胚

芽得以存活生长的原因，除了严酷的历史遭遇，还有人民及其知识分子文化中的积极乌托邦精神，后者大概是唯一可以为“新大陆”提法正名的因素。

对这一文化的检验刚刚到来，对这批知识分子的考核刚刚到来，对这块大陆前途的挑战刚刚到来。随着属于“野蛮”范畴的印第安人登上政治舞台，一场对反体制斗争彻底性的考验既针对台上，也针对台下。

印第安人出身的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提出的“新十诫”象征着一种新的人类生存方式。他能把这条路走通呢，还是会落入美国黑人中产阶级集团的窠臼？作为白人移民主体国家的知识分子，加莱亚诺坚定地站在了印第安人一边，他在《镜子》中并在就《镜子》的发言中反复提到，印第安人是我们这块大陆上最早的失踪者，他们未及出现，已经失踪。这样，他就把当代政治斗争中的“失踪者”概念溯源至美洲近代史和世界殖民史的开端，并将“文明”与“正义”的悖论提交给世界反思。他以《时间之嘴》(*Bocas del Tiempo*)命名自己的一部书，象征“永恒”的时间观念取自印第安玛雅文化，加莱亚诺以这一借来的世界观抵御体制所依赖的“进步”观。

3

反体制精神并不等同于知识分子的怀疑论或虚无主义。后者貌似特立独行，实则没有脱离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个人中心文化范畴。反体制精神具有鲜明的认同感，它认同人类文明的基石——

友爱精神，它认同不公正体制的最大受害者——底层受辱民众。这种精神在拉丁美洲被称作 *solidalidad*（友爱），它有别于政治层面的 *unidad*（团结），有别于自上而下的 *caridad*（仁慈）。

这种“横向的互相尊重的”友爱精神被加莱亚诺反复强调，他的一部书甚至直抒胸臆地题为《拥抱之书》（*El libro de los abrazos*）。从《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与衣衫褴褛的印第安人同车奔波于崎岖山路上的感受，到几十年后《时间之嘴》中奔走于地球各个角落的被“全球化”驱赶的穷国移民，加莱亚诺称：

我为那些不能读我的作品的人写作；为那些底层人，那些几个世纪以来排在历史尾巴的人，那些不识字或者没有办法识字的人写作。

这种知识分子在拉丁美洲被称作对人民“承诺”的知识分子（*comprometido*，葛兰西称之为“有机知识分子”，台湾知识界有时译为“同伙知识分子”）。

不久前，年轻的中国独立学者对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发言勇敢质疑，正是凭借知识分子对人民恪守的诺言，才滋生出藐视“强大”的勇气。

在这个意义上，加莱亚诺的记者出身有了象征意义。他感受生活的脉息，他与形形色色的人交谈，他直接学习民众的语言，将他们的话语摆进一个更有意义的框架。2011年，身患癌症七十岁高龄的加莱亚诺出现在西班牙“愤怒青年”抗击体制的太阳门广场，俨然不下战场的老骥，处处激发活跃的思想与活泼的语言。

由记者生涯锤炼的短小杂文也成了他习惯的挑战手段。自《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之后，加莱亚诺似乎没有写过连贯性的整部作品，每部书几乎都是在某一主题下的一连串小“故事”，即便解析拉丁美洲历史的巨著三部曲《火的记忆》（*Memoria del fuego*）也不例外。《镜子》原以“一部准世界史”为副标题，亦由五百多篇小短文组成。这些文字不是文人骚客的小品文，它们是邀请读者思考的、逝去的和活着的历史，它们组成别样意义的“洗脑”，让谎言不攻自破，让恶行暴露于光天化日，帮助人们冲出体制之网的重围。

4

政治强权携文化强权同行。迄今为止的文化史和传世文本，基本由“体制”把持。它刻意制造的种种史迹、神话、名人典籍充斥每个角落，如加莱亚诺所言，“世界史基本上是一部欧洲史”。这些由教科书传授、经人云亦云而流传的“文化”至今是令思想窒息的压顶磐石。

对付文字话语霸权的一个手段是抢救“记忆”。散落于民间的、流传于口头的记忆，被冷落在纸页边缘的记录，均具有反体制作用。在史料的大海捞针，在民众的记忆中淘金，是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责任。加莱亚诺对这种责任是这样表达的：

我是一个希望为抢救记忆做贡献的作家，抢救整个美洲被劫持的记忆，尤其是拉丁美洲——这块我深爱着

而被人歧视的土地——被劫持的记忆。

在解释《镜子》的写作时，加莱亚诺曾举例描述过这种抢救的艰辛：有时捕捉到被体制大网疏漏的蛛丝马迹，但没有一点文字记载，他不得不重新调查，自己动笔写作历史。《镜子》中的五百多个故事中，有一些就是这样写成的。

体制不仅把持着文字书写的历史，还培育了甘心听从体制的思维定势。如果说对付前者的手段之一是抢救记忆，对付后者的一剂解药则是唤醒“常识”。这个词在西班牙语中叫做 *sentido común*。唤醒常识即复述被体制麻药所麻痹的基本知识，帮助恢复因体制的宣传所失却的正常思维，为朴素的良知拍打掉常年积蓄的灰尘。

“常识”也是加莱亚诺反复提及的词汇。在写于 2004 年的一篇短文《表扬常识》里，作家这样表述：

“我们在哪里还能找到一个空间，让我们能够彼此对话，共同努力？难道不能先从常识中开始寻找这样的空间吗？就在这越来越不寻常的常识中寻找。……

为了让熊在马戏场上跳舞，驯兽者这样训练它：在音乐的节奏中用带刺的棍棒打它的屁股。如果熊按规矩跳舞，驯兽员就停止棒打，并喂之以食。如果熊不听话，就继续折磨，并在晚上被饿着关进牢笼。出于害怕，害怕惩罚，害怕挨饿，所有的熊都照章舞蹈。从驯兽者的角度来看，这是纯粹的常识。但是，如果从被驯者的角

度来看呢？……

真正的教育，从常识引发并导向常识的教育，指导我们为夺回被篡夺的一切而斗争。

5

《镜子》在五百多个小故事里为读者呈现古今内外的常识，许多“常识”匪夷所思，骇人听闻，振聋发聩。

《镜子》原以“一部准世界史”为副标题，意在颠覆欧洲中心的文化历史体系，邀请读者阅读灿烂多彩的世界文明。《镜子》细致讲述不同文明的魅力，引领读者从一面反传统的镜子里看到：

镜子里装满了人。

不为人所见的人，望着我们。

被人遗忘的人，记着我们。

我们看到自己，也看到了他们。

我们离去之时，他们是否也会离去？

对强占史册的冠冕堂皇的人物，作者捉住其一撮狐狸尾巴，毫不留情地将之拖出伪饰的殿堂。在《教皇真慷慨》里他写道：

自中国舰队远航之后，过了七十年，西班牙开启了征服美洲的大业，并把一个西班牙人安排到梵蒂冈的宝座上。

出生于瓦伦西亚的罗德里戈·波西亚用四头满载金银的骡子买来红衣主教们的选票，成为罗马教皇，后称亚历山大六世。

这位西班牙教皇颁布“捐赠诏书”，以上帝之名，把那些几年后被称为“美洲”的岛屿和土地赠送给西班牙国王、王后和他们的继承者。

教皇也承认，葡萄牙是黑非洲岛屿和土地的主人、拥有者。葡萄牙自半个世纪前开始就从黑非洲源源不断地掠取黄金、象牙和奴隶。

他们航海的目的，与郑将军就不完全一样了。教皇赠送美洲和非洲，“以使蛮族败降，皈依天主教信仰”。

当时，西班牙的人口比美洲少十五倍，黑非洲的人口则是葡萄牙的一百倍。

在《自由哲学家》里，可以读到一个西方哲人的世俗面目：

好几个世纪过去了，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对世界思想的影响还在继续增加。

这不足为怪。正是因为洛克，我们才知道上帝把世界交给它的合法拥有者，“勤奋、理智的人”，也正是洛克给所有种类的人的自由奠定了哲学基础：创业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自由、雇佣自由。

还有投资自由。这位哲人在写作《人类理解论》一书时，用他的积蓄投资了皇家非洲公司的大宗股票，为

人类理解作出了新的贡献。

这家属于英国王室和“勤奋、理智的人”的公司，其主营业务是在非洲抓奴隶然后卖往美洲。

根据皇家非洲公司的说法，他们的努力保证了“长期、充足、价格适中的黑奴货源供应”。

在《在海上漂动的牢笼》里，我们从历史的细节中读到了殖民主义者的残忍：

最热爱自由的奴隶贩子把他最钟爱的两条船分别命名为“伏尔泰”和“卢梭”。

有些奴隶贩子给他们的船安上宗教色彩十足的名字：“灵魂”号、“怜悯”号、“先知大卫”号、“耶稣”号、“圣安东尼奥”号……

另一些奴隶贩子则以船名证明他们对人类、对大自然和对女性的爱：“希望”号、“平等”号、“友谊”号、“英雄”号、“彩虹”号、“鸽子”号、“夜莺”号、“金蜂鸟”号、“欲望”号、“可爱的贝蒂”号、“小波莉”号、“可爱的赛西丽亚”号、“淑女汉娜”号。

在《圣诞老人的诞生》的背后，我们读到了“文化”的狡诈功能：

桑塔·克劳斯首次出现在 1863 年的一期纽约《哈泼斯》杂志上，其形象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小精灵，正往一

根烟囱里钻。这个形象出自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之手。他是从圣尼古拉斯的传说中偶得灵感的。

1930年圣诞节，桑塔·克劳斯开始受雇于可口可乐公司。在此之前，他不穿制服，一般倾向于穿蓝色或绿色的衣服。漫画家哈顿·桑布罗姆给他换了身行头，用可口可乐公司的标志色，一身鲜红加白色滚边，又给他添上今天我们所有人熟知的一系列特征。这位孩子们的老朋友留着白胡子，总是笑个不停，乘雪橇出行。他长得那么肥，还背着礼物，一手一瓶可口可乐，真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法子钻进一根又一根烟囱的。

也没人知道，他和耶稣有什么关系。

众多的故事有时被安排在同一组题目下。

《疫苗的诞生》讲述十八世纪初疫苗的诞生，“如何离不开一位生自奴仆之家、成为实验室小白鼠的孩子”。

《新闻通讯社的诞生》讲述滑铁卢之战中真正的胜利者是银行家内森·罗斯柴尔德。他指挥着一支规模极小的信鸽部队，先于所有人知道拿破仑已经战败，但他却散布传言说法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以此造成的股市魔术使罗斯柴尔德持有的财富猛涨了二十倍，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生态学的诞生》记叙德国科学家洪堡注意到“在奥里诺科河中的乌鲁安纳岛上，印第安人并不会把海龟产在沙滩上的蛋尽数取走，这样才能让海龟继续繁殖后

代，但欧洲人并没有学会这一好习惯，他们贪婪无比，把大自然赐予的伸手可及的宝藏损耗殆尽”。

《好莱坞的诞生》娓娓道出这个被世界追捧的电影王国的出世：

蒙面人骑马行进，白色的长袍，白色的十字架，火把高高举起：渴求白人少女的黑人，在这些为女士美德和骑士荣誉复仇的骑手面前瑟瑟发抖。

在私刑最盛的年代，D.W. 格里菲斯执导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为三 K 党高唱赞歌。

这是好莱坞的第一次大成本制作，收获了无声电影历史上的最佳票房。这也是第一部在白宫首映的电影。时任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当场起立鼓掌。他为影片鼓掌，他为自己鼓掌：这位扛着自由大旗的总统，便是陪伴这些史诗场景的大部分说明文字的执笔人。

总统的话语解释说，奴隶的解放是“文明在南方遭遇的一场真正的灾难，白人的南方被黑人的南方踩在了脚下”。

自此，这块土地陷入混乱之中，因为黑人“是不懂得威权的用处的，只认得它的残暴无情”。

但是，总统点燃了希望之光：“终于，伟大的三 K 党诞生了”。

在影片结尾，甚至连耶稣也亲自下凡，来传递他的祝福。

文化环境长期严重扭曲，重构世界史举步维艰。迷雾重重，不仅是对（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南方和（文化意义上的）东方的整体遮蔽，也使后者之间缺少深刻的横向了解和认识。相对于涉及东方文明的文字，加莱亚诺显然更有能力准确和贴切地描写他所“深爱着而被人歧视的”拉丁美洲。

《镜子》在归还多元文化、多神教应有地位的同时，对三大一神教均有针砭，抨击的主要火力对准拉丁美洲人口的统治宗教天主教。《镜子》对被压迫者阵营的批评和指责总体是善意的，但是对于一些重大命题的判断，短文的形式能否使读者得出全面公正的结论，却可以斟酌。

压迫者的阵营在结成体制板块对付被压迫者时，逐渐锻炼成铁板一块一致对外，颠覆体制的这种艰难，唯提请反叛者更加团结、超越个体力量和文化背景难以逾越的局限并共同完成大业。作者也正是这样强调的：“常识（sentido común）本质上是一种共同体意识（sentido comunitario）。”

《镜子》全书以《消失的东西》结尾：

二十世纪在和平和公正的呼声诞生，在血泊中死去，留下一个比先前更不公正的世界。

二十一世纪也在和平和公正的呼声中诞生，接着上个世纪的老路前行。

小时候，我坚定地相信，在地球上消失的一切，最后都跑到月亮上去了。

可是，宇航员在月球上并没有发现危险的梦，或是遭到背叛的承诺，或是破碎的希望。

它们不在月亮上，又在哪里呢？

是否，它们未从这地球上消失呢？

是否，它们就在藏在这地球上呢？

长久注视着加莱亚诺的工作，不时总想起他回忆的少年课堂体验。正是因为那个小孩敢于表达对“一个外来者是同时看见两大洋的第一人”的话语的反感，一场伟大的对世界史叙述的颠覆革命才成为可能。

加莱亚诺在《镜子》中曾借莎士比亚之语说道：“一群疯子带领着一群瞎子，这是这个时代的不幸。”但一切并不悲观。领悟了乌托邦含义的拉丁美洲人在发掘希望和梦想，而“跟在疯子后面的瞎子们”一旦恢复了正常视力——那时，不仅重建一种世界史是可能的，建设一个更好的家园，也是可能的。

2012 年春